

法顯、曇無竭西行求法比勘

段玉明

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

摘要

法顯、曇無竭是晉南北朝時著名的西行求法高僧，是早期西行求法真正遍至天竺的代表。本文通過比勘揭示，曇無竭之西行求法基本上是以法顯為其模範。因為他們的忘身苦勵，以天竺為目標的西行求法方才逐漸成為運動，並將禮拜聖蹟、求經翻譯、自述經行等等變成了此一運動的傳統。就此而言，法顯固然不可忽視，曇無竭以其經行地域之廣（遍至北天竺、中天竺、南天竺與師子國）、歷時時間之長（長達30餘年），同樣不可忽視。此外，法顯、曇無竭等在中國古代對外交通史上的貢獻也不能夠評價太低。

關鍵字：法顯 曇無竭 西行求法

曇無竭，漢言法勇，俗姓李，幽州黃龍（今遼寧朝陽）人，生卒不詳，南北朝時著名的西行求法高僧。其西行經歷本有記傳，¹因其久佚，²現已僅能從慧皎《曇無竭傳》³摘錄略知一二。按《曇無竭傳》稱，曇無竭之西行萌於法顯——「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，乃慨然有忘身之誓」，故其以法顯為其西行模範當可理解。茲將兩者西行求法情形比勘，以見中土早期西行求法的某些傳統。

法顯西行求法始於後秦弘始元年（399），終於東晉義熙九年（413），歷時 15 年左右，目的是「至天竺尋求戒律」，因「慨律藏殘缺」⁴。曇無竭西行求法始於劉宋永初元年（420），元嘉（424-453）末年「達于江左」⁵，歷時 30 餘年，⁶除繼踵法顯外，《曇無竭傳》沒有明確言其目的。然從其依石留寺佛馱多羅受大戒判斷，曇無竭也或與法顯有相似的目的，希望成為一個如天竺法的僧徒，只是由於自述記傳的失傳而成了疑問。兩者西行求法的時間相去 7 年，接續很緊，故道宣將曇無竭與法顯並置稱為西行求法的創始人——「前後僧傳往天竺者，首自法顯、法勇，終於道邃、道

1. 按，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卷 10 記曇無竭著有《外國傳》5 卷，記其「自遊西域事」。
2. 按，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 14 言江表龍光瑞像時稱：「昔法盛曇無竭者，再往西方，有傳五卷，略述此緣。」（釋道世撰，周叔迦、蘇晉仁校注：《法苑珠林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 年，頁 500）此段出自《道宣律師感通錄》卷 1，原文無「法盛」二字（《大正藏》第 52 冊，頁 437 下）。因《曇無竭傳》中不見此述，我們有理由推斷道宣見過此書，則其亡佚必在唐初後。
3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 3《曇無竭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 年，頁 93-94。按，以下凡見於此者恕不另註。
4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8 年，頁 2。
5. 費長房：《歷代三寶紀》卷 10，《大正藏》第 49 冊，頁 92 下。
6. 按，志磐《佛祖統紀》卷 53（《大正藏》第 49 冊，頁 464 下）、法雲《翻譯名義集》卷 1（《大正藏》第 54 冊，頁 1070 下）皆稱曇無竭西行求法「二十餘年」，或誤，因費長房的依據來自「僧祐、慧皎、李廓、法上等錄」。

生，相繼中途，一十七返」⁷，然二人之間尤有智嚴（350-427）、智猛，前者於後秦弘始八年（406）前已自罽賓求法歸來，⁸後者於後秦弘始六年至劉宋元嘉元年（404-424）之間西行求法，⁹非法顯之後即曇無竭也。但智嚴、智猛西行求法非受法顯影響（法顯此時尚未歸來），而曇無竭則必是，且歷時為西行求法者中最長，非法顯（15年）、智猛（20年）、玄奘（17年）、義淨（25年）所可比擬。

法顯西行求法，「與慧景、道整、慧應、慧嵬等同契」¹⁰；曇無竭西行求法，「招集同志沙門僧猛、曇朗之徒二十五人」，這固然有曇無竭仿學法顯的印跡，同時也是早期西行求法的慣例——邀同志者結伴而行。例如，智猛西行求法亦曾「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」¹¹。又如，法顯在張掖「欣于同志」的智嚴、慧簡、僧紹、寶雲、僧景等人，明顯也是一隊西行求法的僧人。這樣可以降低西行求法的成本，增強抗阻風險的力量，但其結局卻未必如願，「發趾則結旅成群，還至則顧影唯一，實足傷哉」¹²。此一做法在後期的西行求法中已經較少看到，更多的是孤身前行，如玄奘，如義淨¹³。

法顯本在長安，故其出發始自長安，向西翻越隴山，「至乾歸

7. 道宣撰，郭紹林點校：《續高僧傳》卷4《玄奘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頁131。

8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3《智嚴傳》，頁98-100。按，後秦弘始八年為佛陀跋陀羅受智嚴之請來到長安的時間。

9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3《智猛傳》，頁125-126。

10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2。

11. 同註9，第125頁。

12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3《論》，頁142。

13. 按，義淨西行求法時初邀處一、弘禪二人，然未成行，後僅門人善行相隨啟程，至室利佛逝亦因病返回了。

法顯、曇無竭西行求法比勘



法顯西行取經往返路線圖

國夏坐。……前行耨檀國。度養樓山，至張掖鎮。……復進到燉煌。……燉煌太守李暕供給度沙河。……行十七日，計可千五百里，得至鄯善國。……復西北行十五日，到焉耆國。「乾歸國」即西秦乞伏乾歸的都城（即今蘭州），「耨檀國」即南涼利鹿孤時的都城（即今西寧），「養樓山」在西寧以北、大通河南一帶，「沙河」即敦煌至鄯善國間的沙漠地帶，「鄯善國」即古樓蘭國（都城故址在今新疆若羌），「焉耆國」即焉耆國（都城故址在今新疆焉耆）。¹⁴過乾歸國後，法顯應均行進在青海東道上，然後由祁連山分道北上

14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 3-11。按，吳焯〈青海道述考〉（載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92 年第 2 期）一文認為「養樓山」應「為養女山和土樓山的簡稱」。

張掖，進入河西大道。其所以如此折騰，是因為當時「吐谷渾路的柴達木分道尚未開通」¹⁵。

吳焯先生根據前涼張駿出使成漢，自稱「小臣行無跡之地，通百蠻之域，萬里表誠」，推測由涼州橫穿祁連山隘口，經青海進入蜀地的道路已通。¹⁶同樣可以推測，由張掖橫穿祁連山隘口進入青海的道路也應已通，馬蹄寺石窟的開鑿可以為此提供證據。經張掖到敦煌，法顯取道絲綢之路南道，穿過其西的白龍堆沙漠到達鄯善後，復向西北進入焉耆。

與法顯不同，曇無竭籍貫幽州黃龍，《曇無竭傳》稱其「發跡北土，遠適西方」之「北土」，雖不敢確認即是黃龍，但是就今河北至於遼西而言當無問題，而「遠適西方」則是就其西行求法而言了。其至西域的路線，「初至河南國，仍出海西郡，進入流沙，到高昌郡」。「河南國」本是南朝對吐谷渾政權的稱呼，始於劉宋元嘉十六年（439）封吐谷渾主為「河南王」。比之更早，西秦太初元年（388）乞伏乾歸已經自封為「河南王」了。¹⁷曇無竭所行「河南國」之初，應與法顯同路——即都行進在青海東道上，可以視為是對法顯路徑的因襲。「海西郡」，吳焯先生認為是「西海郡」之誤，其地在今青海湖之西；而「流沙」，則是柴達木北之沙磧，隔阿爾金山與白龍堆相接，故曇無竭於「河南國」後行路徑實在青海西道上，「經柴達木沙磧，越阿爾金山隘口至鄯善，然後北上至高昌」。¹⁸此一段路程有異法顯，當然應與青海道西路的開通有關。

15. 參見丁柏峰：〈經行吐谷渾路的西行求法僧侶〉，載《中國土族》2013年第2期。

16. 參見吳焯：〈青海道述考〉，載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92年第2期。

17. 《資治通鑑》卷107「太元十三年六月」。

18. 參見吳焯：〈青海道述考〉，載《西北民族研究》1992年第2期。

元嘉二十年（443）、二十一年（444）北涼兩次遣使劉宋，據唐長孺先生考證，都是從高昌經焉耆南下鄯善，然後越阿爾金山口進入吐谷渾的白蘭地區，復東南行經吐谷渾東境而入益州，再由益州至於建康。¹⁹曇無竭之行比北涼使者更早，且無就此通道的更早記載，故其或是此一通道最早的踐行者之一。劉宋元徽三年（475）法獻西行求法，「發踵金陵，西游巴蜀，路出河南，道經芮芮²⁰，既到于闐」²¹，走的即是曇無竭路線。

北魏神龜元年（518）宋雲西行求法，發赤嶺（今青海日月山），渡流沙，至吐谷渾，至鄯善城，再經左末（即且末）至于闐，²²鄯善以前路線亦與曇無竭同。北周武成元年（559）乾陀羅人闍那崛多來華，「達吐谷渾國，便至鄯州」²³，行走路線仍然是與曇無竭一致，只是行經方向正好相反。直至元時指空來華，因河西大道受阻，還在選擇此一由青海進入中原的路線。²⁴由此看到，曇無竭西行求法雖以法顯為師，卻並不盲從法顯所行路徑。因此靈活，其西行路線深深地影響了後繼的西行求法者。至於二人均由鄯善西北行至焉耆，而未取道且末以至于闐，則與此道或阻有關。其後，受到北魏擠逼，鄯善王率眾西避且末，此道方又開通，宋雲由是得取此

19. 參見唐長孺：《南北朝期間西域與南朝的陸路交通》，載其：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頁169-171。

20. 按，「芮芮」即柔然，《魏書·柔然傳》稱其強盛時控制範圍西至焉耆之地。

21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13《法獻傳》，頁488。

22. 楊建興主編：《古西行記·宋雲行紀》，銀川：寧夏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，頁46-47。

23. 道宣撰，郭紹林點校：《續高僧傳》卷2《闍那崛多傳》，頁38。按，「鄯州」乃北魏孝昌二年（526）所置，即今青海河湟地區。

24. 參見段玉明：《指空——最後一位來華的印度高僧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7年，頁55。

道至於于闐。

法顯出焉夷國後，西南行於無人之野，「沙行艱難」，「在道一月五日，得到于闐。……既過四月行像，……法顯等進向子合國，在道二十五日，便到其國。……於是南行四日，至葱嶺山，到於摩國安居。安居已止，行二十五日，到竭叉國」。所謂「沙行」，章巽先生認定即是塔克拉瑪干沙漠。也就是說，法顯出焉夷後，應是沿今庫車（古稱龜茲）西行，於和田河南下，穿過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于闐（都城故址在今新疆和田東南），故其自稱「所經之苦，人理莫比」。法顯從芮芮（實在焉耆）到于闐，也應是走的此一路線。「子合國」都城故址在今新疆葉城西南之奇盤莊（一作「棋盤莊」），「於摩國」故址可能在今葉爾羌河中上游一帶，「竭叉國」王城故址疑在今塔什庫爾干。²⁵ 法顯必穿沙漠而至于闐，目的是要取道今塔什庫爾干一帶進入天竺。

較之稍晚，智猛西行求法，「發跡長安，渡河跨谷三十六所，至涼州城。出自陽關，西入流沙，凌危履險，有過前傳。遂歷鄯鄯、龜茲、于闐諸國，備矚風化」。²⁶ 如果「渡河跨谷三十六所」也包括了繞道青海，其西行路線幾乎與法顯全同（唯分道涼州、張掖不同），但卻未受法顯影響，說明此一路線或是當時通行的西行路線。《曇無竭傳》稱：曇無竭出高昌後，「經歷龜茲、沙勒諸國」。「沙勒」即疏勒（今新疆喀什），「諸國」則是慧皎為曇無竭立傳時的省言，曇氏行記當有更為詳細的記述。如此，曇無竭應一直取道絲綢北路西行，沒有像法顯一樣中途折向于闐。但從其後二人均記翻越葱嶺推斷，曇無竭應在今塔什庫爾干一帶與法顯合成了一路。

25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 11-21。

26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 3《智猛傳》，頁 125。

《法顯傳》記述翻越葱嶺甚艱，「在道一月，得度葱嶺。葱嶺冬夏有雪。又有毒龍，若失其意，則吐毒風，雨雪，飛沙礫石。遇此難者，萬無一全。……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。其道艱阻，崖岸嶮絕，其山唯石，壁立千仞，臨之目眩，欲進則投足無所。下有水，名新頭河。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，凡度七百，度梯已，躡懸絙過河。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」。²⁷《曇無竭傳》於此亦頗詳細：「登葱嶺，度雪山，障氣千重，層冰萬里，下有大江，流急若箭。於東西兩山之脅，系索為橋。十人一過，到彼岸已，舉煙為幟，後人見煙，知前已度，方得更進。若久不見煙，則知暴風吹索，人墮江中。」除了際遇基本相似外，兩者的描述彷彿還有曇無竭受法顯記述的影響，一是對翻越葱嶺經歷的格外重視，二是對描述此段經歷的方式相襲，借此艱難記述可以強化他們捨身求法的精神。



葱嶺即今帕米爾高原

27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 21-22。

法獻西行求法，「既到于闐，欲度葱嶺，值棧道斷絕，遂於于闐而反」²⁸，即是阻於葱嶺。智猛一行始登葱嶺，「九人退還」，至波倫國竺道嵩「又復無常」。²⁹《曇無竭傳》又有過大雪山的描述：「行經三日，復過大雪山，懸崖壁立，無安足處，石壁皆有故杙孔，處處相對，人各執四杙，先拔下杙，手攀上杙，輾轉相攀，經日方過。及到平地相待，料檢同侶，失十二人。」同行 25 人中，12 人殞命於此，翻越葱嶺、大雪山之艱難可想而知。

按《曇無竭傳》記述，曇無竭翻越葱嶺、大雪山後，「進至罽賓國，禮拜佛鉢」。這與《智猛傳》之「度雪山，渡辛頭河，至罽賓國」的記載一致。「辛頭河」即今印度河，「罽賓」即今喀什米爾。但在《法顯傳》裡，佛鉢在弗樓沙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），「昔月氏王大興兵眾，來伐此國，欲取佛鉢」，知弗樓沙國與月氏國鄰近。故《曇無竭傳》之「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，……緣河西入月氏國」，當是其進入罽賓國後的行經。《智猛傳》稱其至罽賓國後，「又于此國見佛鉢」。不止禮拜了佛鉢，曇無竭還在此禮拜了「佛肉髻骨」。「佛肉髻骨」當即佛頂骨，《法顯傳》言其在那竭國界的醯羅城（遺址在今阿富汗賈拉拉巴德城南的醯達村³⁰）。此外，那竭國中所藏佛牙、佛髮，曇無竭也應一併有所禮拜。

《曇無竭傳》又稱：「（曇無竭）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，……停夏坐三月日，復行向中天竺。」「檀特山」在烏菴國（故地在今

28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 13《法獻傳》，頁 488。

29. 釋慧皎撰，湯用彤校注：《高僧傳》卷 3《智猛傳》，頁 125。

30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 40。

巴基斯坦北部的斯瓦特河附近)³¹，法顯是先到此地，然後再到宿呵多國、犍陀衛國、竺剎屍羅國、弗樓沙國、那竭國，經行次序略有不同。烏菴國有佛足跡、曬衣石、度惡龍處聖蹟，曇無竭一一參禮應在情理之中。禮拜佛鉢、佛牙、佛髮、佛足跡、佛頂骨等等聖物聖蹟成為後來西行求法的傳統，如在宋雲、慧生³²、道榮³³、玄奘³⁴、玄照、道琳³⁵等人的例子裡，當與法顯、智猛、曇無竭等早期西行求法者的倡行關係很密。

進入中天竺，法顯分別到了摩頭羅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馬土臘之馬霍里）、僧伽施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法魯哈巴德區之桑吉沙村）、罽賈夷城（即今印度卡瑙季城）、沙祇大國（故址在今印度阿約底），然後才到拘薩羅國舍衛城（故址在今印度巴耳蘭普耳之沙海脫-馬海脫）。³⁶此一段並不簡單的經行，《曇無竭傳》僅言：「路既空曠，唯齎石蜜為糧，同侶尚有十三人，八人於路並化，餘五人同行。」未將細節展開，此當又是慧皎立傳時的省言，曇氏行記裡應有詳述。為了強調此段行程的艱難，慧皎除了摘取 8 人遷化的事實外，又引述了兩段曇氏稱念觀音靈驗的例子，用以證實「誠心所感，在險剋濟」的真實不虛。類似的情形我們也在後來的西行求法者中見到，如玄奘過莫賀延磧遭遇困境時「但念觀音菩薩及

31. 《游方記抄》卷 1，《大正藏》第 51 冊，頁 995 下。

32. 楊建興主編：《古西行記·宋雲行紀》，頁 50-51。

33. 楊銜之撰，周祖謨校釋：《洛陽伽藍記校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 年，頁 208-209。

34. 慧立、彥棕著，孫毓棠、謝方點校：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 年，頁 37。

35. 義淨原著，王邦維校注：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 年，頁 11、134。

36. 釋法顯撰，章巽校注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頁 46-68。

《般若心經》……在危獲濟」³⁷，說明曇無竭的事例開啟了一種西行求法的濟危模式。

舍衛國後，法顯又先後到過迦維羅衛國城（故址在今印度巴斯提區之匹帕拉瓦）、藍莫國（故址在今尼泊爾達馬里附近）、拘夷那竭城（故址或在尼泊爾小臘普提及干達克兩河合流處之南）、毗舍離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木笏法普爾之比沙爾）、摩竭提國巴連弗邑（即今印度巴特那）、王舍新城（故址在今印度比哈爾邦城之臘季吉爾）、伽耶城（在今印度伽雅城）、迦尸國波羅捺城（即今印度貝拿勒斯）、拘睺彌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阿拉哈巴德之柯散）、瞻波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巴格耳普爾之瞻波邑）、多摩梨帝國（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加爾各答之坦姆拉克），最後從師子國（即今斯里蘭卡）搭乘商船從海道回國。³⁸ 如此豐富的行程，《曇無竭傳》全無記述，僅以「後於南天竺隨舶泛海達廣州」一筆帶過，因為「所歷事蹟別有記傳」，都被慧皎立傳時省略了。既然到過南天竺，又踵法顯取道海路回國，我們有理由推測以上法顯到過的地方曇無竭也應都到過，只是其行記失傳無從依憑而已。

西行求法運動是中國佛教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，代表了中國僧眾追求真知的不屈精神。此一運動發軔於漢魏之際的中土僧人朱士行，終結於宋初沙門行勤所率的 157 人官派求法使團，歷時長達千年之久。其中，法顯、智猛、曇無竭等是早期西行求法真正遍至天竺的代表，而非如朱士行、竺法護等僅僅只在西域一帶。因為他們的忘身苦勵，以天竺為目標的西行求法方才逐漸成為運動，並將禮拜聖蹟、求經翻譯、自述經行等等變成了此一運動的傳統。就此而

37. 慧立、彥悰著，孫毓棠、謝方點校：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，頁 16。

38. 同註 36，頁 69-150。

言，法顯、智猛固然不可忽視，作為早期參與者的曇無竭經行地域之廣（遍至北天竺、中天竺、南天竺與師子國）、歷時時間之長（長達 30 餘年），同樣不可忽視。如果自述經行沒有亡佚，可以肯定，我們關於曇無竭在這場西行求法運動中的認識絲毫不會遜於法顯。

道宣在其《釋迦方志》卷上《遺跡篇》中，言及自漢至唐前往印度的陸路通道有三：

1. 東道：從河州西北度大河，經鄯州—青海—吐谷渾—白蘭羌—蘇毘—敢國—吐蕃—小羊同—咀倉法關—末上加三鼻關至北印度尼波羅國；

2. 中道：從鄯州出發，經涼州—甘州—肅州—瓜州—沙州—鄯善—沮沫—都羅—于闐—斫句迦（沮渠）—佉沙（疏勒）—烏鐸—蔥嶺—竭盤陀至北印度；

3. 北道：從京師出發，經瓜州—莫賀延磧—柔遠—伊州—蒲昌—西州（高昌）—阿耆尼（焉耆）—屈支（龜茲）—跋祿迦（姑墨）—蔥嶺—咀邏私城—赭時（石國）—颯末建國（康國）—羯霜那國（史國）—鐵門關—覩貨邏（吐火羅）—縛喝國—迦畢試至北印度。³⁹

其中，法顯之於中道由甘州到北印度，曇無竭之於東道由鄯州到白蘭羌以及北道由高昌到蔥嶺，都是最早的踐行者與開拓者。道宣對前往印度的路線能夠瞭若指掌，與這些早期西行求法者的親歷與著述密不可分。就此而言，法顯、曇無竭等在中國古代對外交通史上的貢獻也不能夠評價太低。

（本文為中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「多卷本《中國寺觀文化史》」（項目編號 13&ZD079）階段性成果。原載於洪修平主編：《佛教文化研究》第六輯）

39. 道宣著，范祥雍點校：《釋迦方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 年，頁 14-27。